

династии Мин к полководцу, до конца сопротивлявшемуся завоевателям, вполне показательно. Характерно и то, что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иноземной, как и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Юань) «Чжэн цигэ» удалялась из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поэтических антологий. Впрочем, как историки династии Юань отдали должное мужеству противника, так и цинские императоры оказывали столичному храму Вэнь Тяньсяна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о. В XX в.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образ поэта-легитимиста приобрел новое звучание. Особой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ю он пользовался в период Войны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К наследию Вэнь Тяньсяна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ся и Мао Цзэдун.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м дворе храма до сих пор сохраняется старинное дерево жужуба, по преданию, посаженное пленным Вэнь Тяньсяном. Изогнутый ствол дерева обращен на юг.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

乌拉尔联邦大学（俄罗斯）

韦晓英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知识分子看待福音书的视角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谈及的这个话题本质上来说是无穷无尽的，关于该话题的文献也非常之多，使得完全地阐释这个话题变得更为复杂。然而，我们也有自己谈及该话题的理由。中国的俄语学习者，尤其是研究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东正教词汇成语，以及反映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正教传统，他们在文本中寻找打开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钥匙。于是解读圣经尤其是福音书成为找到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当然，最刻苦的中国学生在阅读福音书中都会遇到困难，哪怕是阅读汉语版的福音书。究其原因，中国人很少接触东正教文化，俄罗斯人则相反，所以中国人理解圣经很困难，俄罗斯人则因为太熟谙圣经，反而倾向于不进行宗教反思。

俄罗斯人也在这篇文章中看到趣味，使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根基由不可捉摸变得外显的趣味。俄罗斯人自童年起就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所有人«生而有罪（все мы грешны）。这种想法应该重新挖掘其含义，重新表达自身文化的根基。为什么»我们所有人«

（все мы）生而有罪，而不只是»所有人»（все）生而有罪？所有中国人也有罪吗？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这样认为呢？

这篇文章的产生源于中国研究生韦晓英研读福音书文本时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作为东正教信徒的哲学副博士阿列克谢·梅西斯金来作答。这些关乎俄罗斯文化中东正教元素的问题，即使对于熟知东正教文化的俄罗斯人来说也是很出乎意料的。

福音书之于俄罗斯文化的意义难以评说。对中国的俄语学习者来说，关于福音书的语言学、文化学和国情学资料非常少，这更增加了理解福音书的难度。于是在学习福音书时就产生了如下问题：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韦晓英：信徒洗礼在基督教中是必须的吗？还是可以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基督徒仍然需要洗礼吗？洗礼究竟是什么呢？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首先应该区分基督教和东正教的含义。也许在中国，这两个概念被看做一个整体。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到俄罗斯，最好说东正教，而不是笼统地称之为基督教。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基督教分为三大派系：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俄罗斯境内也存在天主教和新教，但他们都处于边缘地位。

事实上，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严肃的文化学问题。俄罗斯人经常把»东方»这个词混为一谈。当他们微笑着说：»东方——是微妙的事情»。他们认为伟大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化都是东方文化。更不用说，许多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会混淆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他们真诚地说，«самурай»（日本军阀）——中国军阀，中国的首都——东京。鉴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局势，这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俄罗斯人也把佛教理解为统一完整的宗教，然而，佛教派系间的区别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还要明显。

言归正传。毫无例外地，洗礼作为一种圣礼，是所有信徒都承认的。洗礼对于东正教来说是必须的，没有受洗过的人不能称之为信徒。在俄罗斯，我的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相信上帝，但是不能受洗。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受洗是成为东正教教徒必要的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东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的身上背负着»原罪»的烙印。这在中国的读者看来十分奇怪。在东正教那里，甚至刚出生的婴儿都被认为是个罪人，因为他也带有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的本性。就连我本人，不惑之年接受洗礼时，也很难适应并接受这一观点。牧师阿列克西·亚卡夫列夫，花费一年半的时间为我准备洗礼，他曾经要求我读完耶稣祈祷词：耶稣基督，主的儿子，原谅我这个罪人吧。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强迫自

已说出最后一个字，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现在我改变了以前的想法。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东正教里罪恶感是被激发培养出来的。对信徒来说，在上帝面前心存人之为人的罪恶感，这是一项准则。

不止中国人认为这是愚蠢的，我的俄罗斯学生也认为这是愚蠢的。这是因为宗教不止是阅读文本就能穷尽它的内涵，它是某种特定形式的有组织的心里实践和训练，它是一种仪式，它是一种信仰，更不用说它是某种特定形式的有组织的存在和道德约束。宗教绝非文本。正如牧师阿列克西·亚卡夫列夫所言：如果教堂不是母亲，那上帝就不是父亲。对于没有宗教经验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这句话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人的各种情感体验。这些体验是非智力因素，它包含的是人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人的理性。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去教堂做礼拜吗？绝对不是。为什么俄罗斯人理解自己的罪恶感要强于中国人？这是因为俄罗斯人的东正教思想渗透于教育体制之中，家长、老师甚至是老板都会使人产生罪恶感。

洗礼是对主的圣礼和礼赞，用以祈求神的恩赐降临于世人。人需要神的恩赐是因为世界上存在许多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使有别人相助也无法解决。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帮助，这是东正教教义的重要准则。

韦晓英：我本人也很疑惑中国读者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信徒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我，乃至对于无数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早在20世纪初，当西方笼罩着对宗教的怀疑，重新确立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在中国宗教就转变为迷信。尤其是目不识丁的人更是把个人迷信当作宗教。在这种情况下迷信和宗教就混为一谈了。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严格来说，西方的反宗教情绪要远远先于20世纪出现，对基督教最猛烈的攻击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比如狄德罗的思想。欧洲出现在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尼采也打算封死基督教棺材顶的最后一颗钉子。在中国，反基督教思潮应该是出现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问题，宗教是非理性的，它或多或少包含非理性的成分。宗教信仰也是非理性的。中国的宗教信仰应该也包含非理性成分，只是中国人自己没有意识到，乍看福音书文本，才会觉出它的非理性。

韦晓英：因为人有罪就得受洗，那我们的罪从何而来呢？我们身上确实有罪吗？为什么上帝造的是罪恶之人？比如中国的佛教则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行为。约束自身的行为在相应的尺度范围之内的人才会有幸福和内心的安宁，反之亦然。因

此，佛教强调，人类能够通过自我约束获得心灵的平静。在福音书中，人类则通过信仰上帝和赎罪得到幸福。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让我们逐一分析韦晓英的问题。》我们的罪从何而来？我们身上确实有罪吗？》背离上帝的意志就是罪恶，当我渴望得到上帝不准得到的东西时即产生了罪恶。罪恶的不仅是行动，哪怕是产生行动的念头也是罪恶的。东正教认为，每一种行动背后都隐藏着几种动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好崇高的动机总是和不好的动机相互混淆，正如牧师阿列克西·亚卡夫列夫所言，人的好坏动机像糖和盐混杂一体。如果人类自行其是，丝毫不考虑上帝的意志，那么每一个行动里都包含有罪的邪恶的自私的动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甚至孩子也不例外。

《为什么上帝造的是罪恶之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人类自身把自己变得罪恶，婴孩有罪，因为他的父母是罪恶的。人之降生，父母给了他身体，身体需要吃喝等等，所谓《食色男女》是也！人类可以做出选择，是听从身体的意志，还是服从上帝的意志？如果是第一种，那么人便是罪恶之人。

我个人认为，韦晓英之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她认为这个问题破坏了因果论的原则。有罪恶，却没有罪恶的原因。除此之外，她似乎也反对上帝万能说，上帝创造了人，赐予人自由，但由于某些原因上帝却不能或不愿操纵人的行为，人是自由的。于是，万能的上帝并不万能。这种矛盾很显然。应该说，基督徒自身也对这一悖论有所觉察，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哲学家对这一悖论就已知晓。然而，基督教至今仍存在，并且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现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基督教的世界观本身即是矛盾的。

韦晓英：读福音书，难以避免会遇到三种洗礼方式：水洗，火洗和圣灵的洗。三种洗礼方式中，尤属圣灵的洗更为奇特，以下是福音书中关于圣灵的洗的文本，福音书中共有四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马太福音3:11）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马可福音1:8）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加福音3:16）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彷彿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 的身上。（约翰福音1:31）

从上述关于圣灵的洗的引文中，我提出以下问题：何为圣灵的洗？受洗的信徒和不受洗的信徒的区别？圣灵会永远与我同在吗？与此同时，圣灵的洗与上帝的拯救有什么区别？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有什么区别？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当我接受圣洗时，水洗和圣灵的洗是同时的。我三次把头放进洗礼盆中，这便是水洗。牧师用水为我洗礼的同时，圣灵降临到我的身上，圣灵又是从主那里降临，因此是上帝用圣灵的洗为我洗礼。

至于圣灵的洗是否会永远与我同在，这取决于我的思想和行动。祈祷忏悔节制和礼拜都是祈求圣灵与我常在的方式。圣洗会对我有所帮助，但并不能保证我一定得到拯救。圣灵会帮助我不要犯罪，但既然上帝也给人自由，犯罪与否就取决于我，一旦犯罪，我将不会得到拯救。

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多是神甫，修士，圣父，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节制的人，或许最终能够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人平静贤良，面容和善，人们感受到他的智慧，争相拜访他。为我准备受洗的牧师，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他的言谈举止都非同寻常，他是沐浴神的光辉的人，是悠然从容令人敬仰的长者，而我自己，则是忏悔的罪人。

韦晓英：福音书里预示，人忏悔自己的罪行，相信上帝时，圣灵就靠近人，但是后来圣灵又悄悄地远离人，这说明了什么？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当人忏悔时，他的心情轻松而愉悦，忏悔之后，人承认自己的罪孽，许诺不再作恶，上帝就会原谅他，此时圣灵与他同在。但当人开始作恶，圣灵就会远离他。因此，圣灵与人的亲近或疏远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

韦晓英：据说，每个人都有不同于旁人的圣灵的洗的体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洗，不知道这种体验是否真正地神圣，令人铭记一生？圣灵的洗对信徒来说有什么意义？接受圣灵的洗之后，信徒的生活会发生大的改变吗？当人们说到圣灵的洗时，能否不考虑个人的独特体验？也即是说，个人的体验相对于圣灵的洗来说十分重要吗？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确实如此。圣灵的洗给人纯洁和光明，宁静的心灵体验。但人们一旦进入日常生活，从事日常劳动或者犯罪时，那种感觉就消失了。信徒的生活改变的多少因人而异。假如受

洗后人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经常去教堂进行忏悔祈祷，当然，他的生活因此而发生显然的变化。

在相应的准备之后任何人都能受洗，哪怕最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能接受洗礼，进行忏悔，没有上帝不能宽恕的罪行。拯救十恶不赦的罪人比拯救循规蹈矩的人更让天使觉得愉悦。因此，受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受洗后仍能保持基督徒的操行。

韦晓英：世间存在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些事物对一些人来说异常珍贵，没有它简直无法生活，而这些事物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无关紧要。圣灵的洗正是这样的事物，它对纯粹的真正的信徒来说意义非凡。

阿列克谢·梅西斯基：正是如此。人终有一死，没有受洗的人甚至死后没有重生的希望，更别提永生了。受洗的人，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他都有重生的希望。实质上，未受洗之人就像从未出生过。受洗才是真正的人的出生。

因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根基是建立在一系列逻辑悖论基础之上的，对因果论的违背，上帝万能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重生之不可得与人的希望之间的矛盾，东正教文化中的这些逻辑悖论正是细心理智的中国读者面临的困难与反思。但值得指出的是：真正地理解东正教，需要的不是理智，而是虔诚的信仰和纯洁的心灵。

Вэй Сяонин

*Цюйфу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НР, Цюйфу)*

А. Л. Мышинский

Ураль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понимания Евангелия: взгляд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нтеллигента

Следует сразу оговориться, что затронутая нами тема поистине безгранична. Мы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можем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то, чтобы раскрыть ее полностью. Литература, уже написанная на эту тему, весьма обширн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есть причины, по которой мы взялись